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
五色石

〔清〕笔炼斋主人

八洞天

〔清〕笔炼斋主人

五凤吟

〔清〕嗜嗜道人

〔太田文艺出版社〕



「太白文艺出版社」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


五色石

八洞天

五凤吟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(第四卷)

五色石 八洞天 五凤吟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18.5 印张 370 千字
2006 年 6 月(修订)第一版 200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605-407-3/I · 351

定价：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450002)

出版说明

本书为《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文库》之第四卷，收入《五色石》、《八洞天》两部拟话本小说集和章回小说《五凤吟》。

《五色石》全名《笔炼阁编述五色石》，是一部清代拟话本小说集。全书八卷，有清代刊本藏大连图书馆，另有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治十八年活字本。卷首有作者自序，题“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”。然本书作者笔炼阁主人是谁？历来颇有争议。据孙楷第、胡士莹先生考证，疑其为江苏东台人徐述夔。徐述夔（1701？—1763？），原名庚雅，字孝文，乾隆初年先中举人，后官知县。因其所著《一柱楼诗》等，多有怀念前明、诋毁清朝之语，故酿成诗案文字狱，在他死后仍遭剖棺戮尸之祸。其生平所著，亦遭禁毁。

《五色石》全书八卷，分别讲叙八个故事。它们多为人情世故、悲欢离合之作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，全书贯穿着劝善戒恶的主旨。本书的编撰宗旨，诚如作者自序中所言：“《五色石》何为而作也？学女媧氏补天而作也”，乃以文代石，补救天道人心。故书中所述故事，都带有理想化色彩，结局颇为圆满，以示好人得报、浪子回头的劝戒之意。

《八洞天》一书，全名《笔炼阁编述八洞天》。全书八卷，有清代刊本，藏日本内阁文库。它也是一部拟话本小说集，作者自序后署“五色石主人题于笔炼阁”。由此可知本书与《五色石》作者为同一人，即清代徐述夔。

《八洞天》与《五色石》在体例上完全一致，即八卷分叙八个故事。其内容多是社会世情生活写照，但故事较之《五色石》更加离奇，有些情节近于荒诞，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隐喻其中的尊儒、怀明、厌清思想。然作者旨意，按其自序所云“《八洞天》之作也，盖亦补《五色石》之所未备也。”可见作者仍以继承前书、补救人间恨事为主旨。至于“广搜幽览，取柱史之阙于纪、野史之阙于载者，集其克如人愿之逸事，凡八则，而名之曰‘八洞天’”云，则是作者的一番苦心孤诣，目的还在于劝戒报应、警示读者。

《五色石》、《八洞天》两书，内容记写世情，艺术亦有可取，其中并无语涉淫秽或有违朝廷之言。究其被禁毁的原因，乃是作者徐述夔获罪文字狱而遭戮尸之祸，人毁书废，因人禁书。由此，可见清代文字狱之黑暗。

《五凤吟》又名《素梅姐》，全书四卷二十回，有清代凤吟楼刊本。书署“云间嗤嗤道人编著，古越苏谭道人鉴定”。

嗤嗤道人为谁？其真实姓名、生平事迹皆无可考。唯知其著作除本书外，尚有《催晓梦》、《警悟钟》两种小说。

《五凤吟》以关帝庙五位美女先后吟诗为线索展开故事，故称“五凤吟”。本书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，情节虽不出才子落难、佳人救助的传统套路，但其中故事却连环而集中。然书中以赞美笔调写主人公男女之间情爱，语虽不涉淫秽，但终有“格调低下”之嫌，故在清代被列为“应禁淫书”。

目 录

卷之一

- 二桥春 假相如巧骗老王孙 (7)
活云华终配真才士

卷之二

- 双雕庆 仇夫人能回狮子吼 (24)
成公子重庆凤毛新

卷之三

- 朱履佛 去和尚偷开月下门 (35)
来御史自鞫井中案

卷之四

- 白钩仙 投崖女捐生却得生 (45)
脱梏囚赠死是起死

卷之五

- 续箕裘 吉家姑捣鬼感亲兄 (57)
庆藩子失王得生父

卷之六

- 选琴瑟 三会审辨出李和桃 (70)
两纳聘方成秦与晋

卷之七

- 虎豹变 撰哀文神医善用药 (83)
设大誓败子猛回头

卷之八

- 凤鸾飞 女和郎各扮一青衣 (95)
奴与婢并受两丹诏

五 色 石

[清]笔炼阁主人 撰
李达平 校点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(第四卷)

五色石 八洞天 五凤吟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147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18.5 印张 370 千字
2006 年 6 月(修订)第一版 200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605-407-3/I · 351

定价：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：450002)

出版说明

本书为《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文库》之第四卷，收入《五色石》、《八洞天》两部拟话本小说集和章回小说《五凤吟》。

《五色石》全名《笔炼阁编述五色石》，是一部清代拟话本小说集。全书八卷，有清代刊本藏大连图书馆，另有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治十八年活字本。卷首有作者自序，题“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”。然本书作者笔炼阁主人是谁？历来颇有争议。据孙楷第、胡士莹先生考证，疑其为江苏东台人徐述夔。徐述夔（1701？—1763？），原名庚雅，字孝文，乾隆初年先中举人，后官知县。因其所著《一柱楼诗》等，多有怀念前明、诋毁清朝之语，故酿成诗案文字狱，在他死后仍遭剖棺戮尸之祸。其生平所著，亦遭禁毁。

《五色石》全书八卷，分别讲叙八个故事。它们多为人情世故、悲欢离合之作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，全书贯穿着劝善戒恶的主旨。本书的编撰宗旨，诚如作者自序中所言：“《五色石》何为而作也？学女媧氏补天而作也”，乃以文代石，补救天道人心。故书中所述故事，都带有理想化色彩，结局颇为圆满，以示好人得报、浪子回头的劝戒之意。

《八洞天》一书，全名《笔炼阁编述八洞天》。全书八卷，有清代刊本，藏日本内阁文库。它也是一部拟话本小说集，作者自序后署“五色石主人题于笔炼阁”。由此可知本书与《五色石》作者为同一人，即清代徐述夔。

《八洞天》与《五色石》在体例上完全一致，即八卷分叙八个故事。其内容多是社会世情生活写照，但故事较之《五色石》更加离奇，有些情节近于荒诞，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隐喻其中的尊儒、怀明、厌清思想。然作者旨意，按其自序所云“《八洞天》之作也，盖亦补《五色石》之所未备也。”可见作者仍以继承前书、补救人间恨事为主旨。至于“广搜幽览，取柱史之阙于纪、野史之阙于载者，集其克如人愿之逸事，凡八则，而名之曰‘八洞天’”云，则是作者的一番苦心孤诣，目的还在于劝戒报应、警示读者。

《五色石》、《八洞天》两书，内容记写世情，艺术亦有可取，其中并无语涉淫秽或有违朝廷之言。究其被禁毁的原因，乃是作者徐述夔获罪文字狱而遭戮尸之祸，人毁书废，因人禁书。由此，可见清代文字狱之黑暗。

《五凤吟》又名《素梅姐》，全书四卷二十回，有清代凤吟楼刊本。书署“云间嗤嗤道人编著，古越苏谭道人鉴定”。

嗤嗤道人为谁？其真实姓名、生平事迹皆无可考。唯知其著作除本书外，尚有《催晓梦》、《警悟钟》两种小说。

《五凤吟》以关帝庙五位美女先后吟诗为线索展开故事，故称“五凤吟”。本书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，情节虽不出才子落难、佳人救助的传统套路，但其中故事却连环而集中。然书中以赞美笔调写主人公男女之间情爱，语虽不涉淫秽，但终有“格调低下”之嫌，故在清代被列为“应禁淫书”。

目 录

卷之一

- 二桥春 假相如巧骗老王孙 (7)
活云华终配真才士

卷之二

- 双雕庆 仇夫人能回狮子吼 (24)
成公子重庆凤毛新

卷之三

- 朱履佛 去和尚偷开月下门 (35)
来御史自鞫井中案

卷之四

- 白钩仙 投崖女捐生却得生 (45)
脱梏囚赠死是起死

卷之五

- 续箕裘 吉家姑捣鬼感亲兄 (57)
庆藩子失王得生父

卷之六

- 选琴瑟 三会审辨出李和桃 (70)
两纳聘方成秦与晋

卷之七

- 虎豹变 撰哀文神医善用药 (83)
设大誓败子猛回头

卷之八

- 凤鸾飞 女和郎各扮一青衣 (95)
奴与婢并受两丹诏

卷之一 二桥春

假相如巧骗老王孙 活云华终配真才士

黄卷无灵，红颜薄命，从来缺陷难全。却赖如椽彩笔，谱作团圆。纵有玉埋珠掩，翻往事，改成浓艳。休扼腕，不信佳人，偏无福分邀天。

右调《恋芳春》

天下才子定当配佳人，佳人定当配才子。然二者相须之殷，往往相遇之疏。绝代娇娃偏遇着庸夫村汉，风流文士偏不遇艳质芳姿。正不知天公何意，偏要如此配合。即如谢幼舆遇了没情趣的女郎，被她投梭折齿；朱淑真遇了不解事的儿夫，终身饮恨，每作诗词必多断肠之句，岂不是从来可恨可惜之事？又如元微之既遇了莺莺，偏又乱之而不能终之，他日托言表兄求见而不可得；王娇娘既遇了甲生，两边山盟海誓，究竟不能成其夫妇，似这般决裂分离，又使千百世后读书者代他惋惜。这些往事不堪尽述，如今待在下说一个不折齿的谢幼舆，不断肠的朱淑真，不负心的元微之，不薄命的王娇娘，才子佳人天然配合，一补从来缺陷。这桩佳话其实足动人听。

话说元武宗时，浙江嘉兴府秀水县有个乡绅，姓陶名尚志，号隐斋，甲科出身，历任至福建按察司。只因居官清介，不合时宜，遂罢职归家。中年无子，只生一女，小字含玉，年方二八。生得美丽非常，更兼姿性敏慧，女工之外，诗词翰墨，无所不通。陶公与夫人柳氏爱之如宝，不肯轻易许人，必要才貌和她相当的方与议婚，因此迟迟未得佳配。陶公性爱清幽，于住宅之后起建园亭一所，以为游咏之地。内中多置花木竹石，曲涧流泉，依仿西湖景致。又于池上筑造双桥，分列东西，以当西湖六桥之二。因名其园，曰双虹圃，取双桥落彩虹之意。这园中景致，真个可羨。正是：

碧水遥看近若空，双桥横梗似双虹。

云峰映射疑天上，台榭参差在镜中。

陶公日常游咏其中，逍遥自得。

时值春光明媚，正与夫人、小姐同在园中游赏，只见管门的家人持帖进禀道：“有武康县黄相公求见。”陶公接帖看时，见写着年侄黄琮名字，便道：“来得好，我正想他。”夫人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陶公道：“此我同年黄有章之子，表字黄苍文。当年黄兄去世之时，此子尚幼。今已长成，读书入泮，甚有文誉。我向闻其名，未曾会面。今来拜谒，须索留款。”夫人听说欲留款的，恐他要到园中来，先携着小姐入内去了。陶公即出至前厅，叫请黄相公相见。只见那黄生整衣而入，你道他怎生模

样？

丰神隽上，态度安闲。眉宇轩轩，似朝霞孤映；目光炯炯，如明月入怀。昔日叨陪鲤对，美哉玉树临风；今兹趋托龙门，允矣芳兰竞体。不异潘郎掷果返，恍疑洗马渡江来。

陶公见他人物俊雅，满心欢喜，慌忙降阶而迎。相见礼毕，动问寒暄，黄生道：“小侄不幸，怙恃兼失，茕茕无依。久仰老年伯高风，只因带水之隔，不得时亲杖履。今游学至此，冒叩台墀，敢求老年伯指教。”陶公道：“老夫与令先尊夙称契厚，不意中道弃捐。今见贤侄，如见故人。贤侄天资颖妙，老夫素所钦仰。今更不耻下问，足见虚怀。”黄生道：“小侄初到，舍馆未定，不识此处附近可有读书之所？必得密迹高斋，以便朝夕趋侍。”陶公道：“贤侄不必别寻寓所，老夫有一小园，颇称幽雅，尽可读书。数日前本地木乡宦之子木长生，因今岁是大比之年，欲假园中肄业，老夫已许诺。今得贤侄到来同坐，更不寂寞。但简褻嘉宾，幸勿见罪。”黄生谢道：“多蒙厚意，只是搅扰不当。”陶公便命家人引着黄家老苍头搬取行李去园中安顿，一面即置酒园中，邀黄生饮宴。黄生来至园中，陶公携着他到处游览。黄生称赞道：“佳园胜致毕备，足见老年伯胸中丘壑。”陶公指着双桥道：“老夫如今中分此二桥，自东桥一边，贤侄与木兄作寓；西桥一边，老夫自坐。但老荆与小女常欲出来游赏，恐有不便，当插竹编篱以间之。”黄生道：“如此最妙。”说话间，家人禀酒席已完，陶公请黄生入席。黄生逊让了一回，然后就座。饮酒中间，陶公问他曾毕姻否，黄生答说尚未婚娶。陶公叩以诗词文艺，黄生因在父执之前，不敢矜露才华，只略略应对而已。宴罢，陶公便留黄生宿于园内。次日即命园公于双桥中间编篱遮隔，分作两下。只留一小小角门，以通往来。黄生自于东边亭子上做了书室，安坐读书。

不一日，只见陶公同着一个方巾阔服的丑汉到亭子上来，黄生慌忙迎接。叙礼毕，陶公指着那人问黄生道：“此位便是木长生兄。”黄生拱手道：“久仰大名。”木生道：“不知仁兄在此，失具贱柬，异日尚容专拜。”陶公道：“二位既为同学，不必拘此客套。今日叙过，便须互相砥志。老夫早晚当来捧读新篇，刻下有一小事，不及奉陪。”因指着一个小阁向木生道：“木兄竟于此处下榻可也。”说罢，作别去了。二人别过陶公，重复叙坐。黄生看那木生面庞丑陋，气质粗疏，谈吐之间又甚俚鄙，晓得他是个膏粱子弟，挂名读书的。正是：

面目既可憎，语言又无味。

腹中何所有？一肚腌臢气。

原来那木长生名唤一元，是本学秀才。其父叫做木采，现任江西南赣兵道，最是贪横。一元倚仗父势，夤缘入学，其实一窍不通。向因父亲作宦在外，未曾与他联姻。他闻得陶家含玉小姐美貌，意欲求亲，却怕陶公古怪，又自度人物欠雅，不足动人，故借读书为名，假寓园中，希图入脚。不想先有一个俊俏书生在那里作寓了，一元心上好生不乐。又探得他尚未婚娶，一发着急。当下木家仆人自把书集等物安放小阁中，一元别却黄生，自去阁内安歇。

过了一日，一元到黄生斋头闲耍，只见白粉壁上有诗一首，墨迹未干，道是：

时时竹里见红泉，殊胜昆明凿汉年。

织女桥边乌鹊起，悬知此地是神仙。

右集唐一绝题双虹圃

一元看了，问是何人所作。黄生道：“是小弟适间随笔写的，不足寓目。”一元极口赞叹，便把来念了又念，牢牢记熟。回到阁中，想道：我相貌既不及黄苍文，才调又对他不过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他方才这诗，陶公尚未见，待我抄他的去送与陶公看，只说是我作的。陶公若爱才，或者不嫌我貌，那时央媒说亲便有望了。又想道：他作的诗，我怎好抄得？却又想道：他也是抄唐人的，难道我便抄他不得？只是他万一也写去与陶公看，却怎么好？又想了一回道：陶公若见了他的诗，问起我来，我只认定自己作的，倒说他是抄袭便了。算计已定，取幅花笺依样写成，后书“通家侄木一元呈皇隐翁老先生教正”，写毕，随即袖了，步至角门边，欲待叩门而入，却恐黄生知觉，乃转身走出园门，折到大门首，正值陶公送客出来。一元等他送过了客，随后趋进。陶公见了，相揖就座。问道：“近日新制必多，老夫偶有俗冗，未及请教。今日必有佳篇见示。”一元道：“鄙劣下才，专望大海。适偶成一小诗，敢以呈丑，唯求斧正。”袖中取出诗笺，陶公接来看了，大赞道：“如此集唐，真乃天造地设，但恐小园不足当此隆誉。”因问：“敝年侄黄苍文亦有新篇否？”一元便扯谎道：“黄兄制作虽未请教，然此兄最是虚心。自己苦吟不成，见了拙咏，便将吟藁涂落，更不录出，说道：‘兄做就如我做了。’竟把拙咏写在壁上，不住地吟咏。这等虚心朋友，其实难得。”陶公道：“黄生也是高才，如何不肯自作，或者见尊咏太佳，故搁笔耳。虽然如此，老夫毕竟要他自作一首。”说罢，便同着一元步入后园，径至黄生斋中。相见毕，看壁上时，果然写着这首诗。陶公道：“贤侄大才，何不自著佳咏，却只抄录他人之语？”黄生听了，只道说他抄集唐人诗句，乃逊谢道：“小侄菲陋，不能自出新裁，故聊以抄袭掩拙。”陶公见说，信道他是抄袭一元的，乃笑道：“下次还须自作为妙。”言讫，作别而去。一元暗喜道：这番两家错认得好，待我有心再哄他一哄。便对黄生道：“适间陶公虽说自作为妙，然自作不若集唐之难。把唐人诗东拆一句，西拆一句，凑成一首，要如一手所成，甚不容易。吾兄可再集得一首么？”黄生道：“这何难，待小弟再集一首请教。”遂展纸挥毫，又题一绝道：

闲云潭影日悠悠，别有仙人洞壑幽。

旧识平阳佳丽地，何如得睹此风流。

右集唐一绝再题双虹圃

一元看了，拍手赞叹，便取来贴在壁上。黄生道：“不要贴罢，陶年伯不喜集唐诗。他才说得过，我又写来粘贴，只道我不虚心。”一元道：“尊咏绝佳，但贴不妨。”黄生见一元要贴，不好揭落得，只得由他贴着。一元回至阁中，又依样录出，后写自己名字。至次日，封付家童，密送与陶公。陶公见了，又大加称赞。却怪黄生为何独无吟咏，因即步至黄生书室，欲观其所作。相见了，未及开言，却见壁上又粘着此诗，暗想道：此人空负才名，如何只抄别人的诗，自己不作一句？心下好生不悦，口中更

不复说，只淡淡说了几句闲话，踱进去了。一元这两番脱骗，神出鬼没，正是：

掉谎脱空为妙计，只将冷眼抄他去。

抄人文字未为奇，反说人抄真怪异。

一元此时料得陶公已信其才，便欲遣媒说亲，恐再迟延，露出马脚。却又想道：向慕小姐美貌，只是未经目睹。前闻园公说，她常要来园中游赏，故编篱遮隔，为何我来了这几时，并不见她出来？我今只到桥上探望，倘若有缘，自然相遇。自此，时常立在东桥探望西桥动静。

原来小姐连日因母亲有恙，侍奉汤药，无暇窥园。这一日，夫人病愈，小姐得暇，同了侍儿拾翠，来至园中闲步。那拾翠是小姐知心贴意的侍儿，才貌虽不及小姐，却也识字知书，形容端雅。当下随着小姐步至桥边，东瞻西眺，看那繁花竞秀，百卉争妍。不想一元此时正立在东边桥上，望见西桥两个美人临池而立，便悄然走至角门边，舒头探脑地看。拾翠眼快，早已瞧见，忙叫小姐道：“那边有人偷看我们。”小姐抬起头来，只见一个丑汉在那里窥觑，连忙转身，携着拾翠一同进去了。正是：

未与子都逢，那许狂且覘。

却步转身回，桥空人不见。

一元既见小姐，大喜道：“小姐之美，名不虚传。便是那侍儿也十分标致。我若娶了小姐，连这侍儿也是我的了。”随即回家，夹了媒姬到陶家议亲。陶公私对夫人道：“前见黄生人物俊雅，且有才名，我颇属意。谁想此人有名无实，两番作诗，都抄了木长生的。那木长生貌便不佳，却倒作得好诗。”夫人道：“有貌无才，不如有才无貌。但恐貌太不佳，女儿心上不乐。婚姻大事，还须详慎。”陶公依言，遂婉复媒人，只说尚容商议。

原来陶公与夫人私议之时，侍儿拾翠在旁一一听得，便到房中一五一十地说与小姐知道。小姐低头不语，拾翠道：“那木生莫非就是前日在桥边偷觑我们的？我看这人面庞粗陋，全无文气，如何老爷说他有才？不知那无才有貌的黄生又是怎样一个人？”小姐道：“这些事只顾说他怎的？”拾翠笑了一声，自走开去了。小姐口虽如此说，心上却放不下。想道：这是我终身大事，不可造次。若果是前日所见那人，其实不像有才的。爹爹前日说那黄生甚有才名，如何今又说他有名无实？又想道：若是才子，动履之间，必多雅致；若果有貌无才，其举动自有一种粗俗之气。待我早晚瞒着丫环们，悄然独往后园偷瞧一回，便知端的了。

过了几日，恰遇陶公他出，后园无人。小姐遣开众丫环，连拾翠也不与说知，竟自悄悄地来到园中。原来这几日木一元因与陶家议亲，不好坐在陶家，托言杭州进香，到西湖上游耍去了。黄生独坐园亭，因见池水澄澈可爱，乃手携书卷，坐于东桥石栏之上，对着波光开书朗诵。小姐方走到西桥，早听得书声清朗，便轻移莲步，密启角门，潜身张看。只见黄生对着书编咿呀不辍，目不他顾。小姐看了半晌，偶有落花飘向书卷上，黄生仰头而视，小姐恐被他瞧见，即闭上角门，仍回内室。想道：看这黄生声音朗朗，态度翩翩，不像个没才的。还只怕爹爹失于藻鉴。想了一会，

见桌上有花笺一幅，因题诗一首道：

开卷当风曳短襟，临流倚石发清音。

想携谢朓惊人句，故向桥头搔首吟。

题罢，正欲藏过，却被拾翠走来见了，笑道：“小姐此诗想有所见？”小姐含羞不答。拾翠道：“看此诗所咏，必非前日所见之人。小姐不必瞒我，请试言之。”小姐见她说着了，只得把适间私往园中窥见黄生的话说了一遍。拾翠道：“据此看来，黄生必是妙人，非木家丑物可及。但如今木生倒来求婚，老爷又认他是个才子，意欲许允。所以不即许者，欲窥小姐之意耳。小姐须要自己放出主意。”小姐道：“黄生器宇虽佳，毕竟不知内才如何；木生虽说有才，亦未知虚实。爹爹还该面试二生，以定优劣。”拾翠道：“小姐所见极是。何不竟对老爷说？”小姐道：“此岂女儿家所宜言，只好我和你私议罢了。”正话间，丫环来说，前厅有报人来报老爷喜信。小姐闻言，便叫拾翠收过诗笺，同至堂前询问。只见夫人正拿报帖在那里看。小姐接来看时，上写道：

兵科乐成一本，为吁恩起废事。奉圣旨：陶尚志着照原官降级调用，该部知道。随经部覆：陶尚志降补江西赣州府军务同知，限即赴任。奉圣旨是。

原来这兵科乐成，号宪之，为人公直，甚有作略，由福建知县行取入科，是陶公旧时属官，向蒙陶公青目，故今特疏题荐。当下陶公闻报，对夫人道：“我已绝意仕进，不想复有此役。既奉简书，不得不往。但女儿年已长成，姻事未就。黄生既未堪入选，木生前日求婚，我犹豫未决。今我选任赣州，正是他父亲的属官。若他再来说时，不好拒得。”小姐见说起木家姻事，便快快地走开去了。夫人道：“据说黄生有貌，木生有才，毕竟不知女儿心上取哪一件？”拾翠便从旁接口道：“窥小姐之意，要请老爷面试二生，必须真正才子，方与议婚。”陶公道：“这也有理，但我凭限严紧，急欲赴任，木生在杭州未归，不及等他，却怎么处？”夫人道：“这不妨，近日算命的说我有些小悔，不该出门。相公若急欲赴任，请先起身，我和女儿随后慢来，待我在家垂帘面试，将二生所作，就付女儿评看何如？”陶公道：“此言极是。”少顷，黄生登堂作贺，陶公便说：“老夫克期赴任，家眷还不同行，贤侄可仍寓园中，木兄少不得也就来的。”黄生唯唯称谢。陶公择了吉日，束装先到任所去了。

黄生候送了一程，仍回双虹圃。方入园门，遥见隔篱有红妆掩映。黄生悄悄步至篱边窥觑，只见一个美人凭着桥栏，临池而坐。有词一首，单道那临池美人的好处：

天边织女降层霄，凌波香袂飘。谁云洛浦佩难招，游龙今未遥。

腰细柳，口樱桃，春山淡淡描。双桥若得当蓝桥，如何贮阿娇？

原来那美人就是含玉小姐，她因父亲匆匆出门，未及收拾园中书集，故特来检点，偶见池中鱼游水面，遂凭栏而观，却不防黄生在篱外偷睛饱看。少顷，拾翠走来叫道：“小姐请进去吧。”小姐方才起身，冉冉而去。黄生看得仔细，想道：天下有恁般标致女子，就是这侍儿也甚风韵。她口呼小姐，必是陶年伯令爱。吾闻年伯限于择